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五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傳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
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
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
得志弗為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
肯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
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攬撫得分寸書片楮
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
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
司亦不加筭君在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
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
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人百官遇諸塗趨避惟恐
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
刑部毛葛刺耶益信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
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鞠之其黨

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驍忍者掄
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
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苦容曲事君得
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
創改節矣及莅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
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
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
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
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
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

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
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
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
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
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
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
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
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
人卽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硃坑翌日又行三十
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

全寇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
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胄督
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
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
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
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
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
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
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
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

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為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踣無筭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為己任既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

將邊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麒麟者獨奮不顧身為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卽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卽督麒麟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卽命麒麟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遯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勅獎諭委

以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 勅至君益感
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
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蕪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
遂西奔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
壁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
人明日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
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
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畷田左右皆山隴若
敗必避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遂
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

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
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
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
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
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
指揮閔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
華馬躓亦為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
呼曰劄駐劄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康振等
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
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

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
敵猶手劔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
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
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身歸廣城官吏士民
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
其子科為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
一人麒字某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胄
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
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
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為同日陞本

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于賊至是有司併以聞
朝命與贈君者同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
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濬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
兩充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
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貧無以為歸費以
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
中堂據正席舉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
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
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

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污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觀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勤不頗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讎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成年化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

高祖克信始自曲阜遊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為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于籍公用是奮發益力于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纜精過者魚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疾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

連山連山西連昭賀猛獍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辭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既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勅公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

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十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為賊所薶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為義塚

于城外以瘞之流昨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土為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畬未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亟呼其黨擐甲出迓惟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

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咸感悟泣下恨公采曉公長跪奉卮酒為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公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夕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為內應久招之不服公詒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 聞有文綺寶鑑之賜特陞

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為我備他盜公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為孝捷後死於賊公撫尸慟哭親為殯塋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感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母喪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徭獍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邪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

一鼓平之事

聞進階食上品祿賜文綺寶鏹尋

陞左布政使莅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勅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公至適來為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 請以貴州囚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逆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所未有也其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僭從平反寃徇諸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為厚德

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
上初卽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
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既而念公久勞于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
道浙河而卒于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
享年六十有三訃 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論曰吾夫子有言吾欲居九夷又曰道不行乘桴
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尔豈真欲浮洪濤而
居瘴癘之鄉邪孰意其真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
聞孫乃真以其却萊兵墮三部之術而施之桂海

鬼方之間邪公以神明之胄誦詩學禮乃其素業
也况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為未學而不欲以施之
齊衛之地而又遑及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
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况聖人而
虛言邪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
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紂所以戡禍亂致
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間遐邇所
謂浮海居夷真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時無
其事尔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
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國

賴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况從事于戎以施其遠外之域乎哉充其鮮也入國朝米孔氏守孫任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為聖門之光矣朝廷以聖人之經術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千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為篤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為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

似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國初編入尺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為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末周濂溪拙賦於壁曰三位為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

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情悠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部將以下咸敬重之僉舉為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了了然經其指教者咸除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為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為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工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既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席慢器用無不備焉既死歛襲殯葬之具一一如禮又為之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

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饘粥食之至死又為之歛殯云其平生所為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為能巧者所不屑為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為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郎中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言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雖然且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為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

今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成化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可容人凌其姓潭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及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幸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逸

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獨濇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既而可襁負也又繼而可提步也俄而髻且鬣矣突而角且弁矣天所以生生長長之者曷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覲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天之於

我未嘗一息息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怠惰以自逸哉彼游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蓋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纓易箆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己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于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長逸矣吾之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
太史氏曰或有人傳無逸子言至京師予聞之驚

自惟焉曰茲豈今世人哉茲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一見也有一儒生謁予于所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告予以乃父所以謂其無逸者亦皆平平日用之常無甚過人者蓋自其幼而弱弱而壯而強而艾而耆今且老矣為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為弟若兄而友其弟若兄若群從弟兄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不遠時凡其所行皆與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則常常如是耳噫資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

身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於聖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慈義處士傳

國初起閭右實京師而錢塘孫得中氏與焉得中名鵬世所謂慈義處士者也自予來往兩京間聞人言慈義處士事甚詳而尤為人所稱道者處士中年喪偶卽不再娶異姓同居者三十四年二事尤為卓絕是皆人情所甚難者也初處士年十九隨父起實京師聘同鄉人金氏女子子為配生一子三女而卒既期人或以中饋久虛諷之處士曰

婦於夫亡服喪如其父禮其再嫁者我而責之以終身守節為夫者不幸妻亡無子為宗祀而繼室可也既有子矣而又再偶豈彼此相報稱之謂哉古人如尹吉甫者尚不免以後妻而虐其前子况吾之德不及萬萬乎吾固有所處矣卒不娶終其身時處士年僅三十六爾自是恒蔬茹不飲酒獨居一室湛如也又處士來京師時與鄉人宋氏俱孫宗世交處士與仲名父者相親愛如骨肉仲名長處士一歲以兄事之時各以名籍繫所司處士以情白之得與仲名同室以居是時草創凡百未

備二人者有無相通共衣服飲食之類一或有所
得輒均之不獨有也下至薪炭醯醬之微畢蓄於
一處兩家咸於此取供無相猜嫌遇有門戶之後
婚喪之禮可以代致者畢力營幹無厭怠意宋氏
有二子處士撫養訓誨之不啻已出而宋之夫婦
愛處士之子亦無異乎處士之愛其子也二姓一
門交相友愛雍雍秩秩人無間言宋女許柴彦文
者其人貧不能備聘禮處士密以楮幣數千遺之
俾成禮厥後二家皆以例起北赴京師又同居如
在南時始終共處者三十四年處士晚年以老疾

放歸金陵自此始析分南北然兩家子孫之在留
者至今猶相親愛歲時禮節往來無間不異宗人
然嗚呼自夫世教衰微之後五倫之中夫婦為甚
非但婦道之不立而夫之不夫者亦多矣固有遺
奠之俎甫徹而結縵之車已駕几筵猶在羅綺遽
張甚至溺恩愛之私忘糟糠之舊聽其詭譖酷害
前子但知牀第之可耽頓忘宗祀之為重而至於
殞宗絕嗣者亦或有之又有一年幾耄耋室似續滿前
鍾鳴漏盡尚不知止貽帷簿之羞啓爭訟之端亦
往往有焉而况當盛平者哉如處士者世何可多

得也自夫風俗薄惡之後生齒既衆聚處為難一
惟氣勢貨利之是尚而所謂孝友睦婣之風衰矣
固有一氣所生而視之如仇讐服屬未盡而待之
以速人恩意不相浹欣戚不相關甚至父母具在
而析居異籍衰絰在身而分門割戶昏姻死喪不
相告貧賤患難不相卹乃至於劫持攘奪告訐鬪
訟亦徃徃有焉而况借異姓者哉如處士者世何
可多得也處士卒時年六十三葬江寧之葶菴塘
山子讓字上謙以醫道鳴于時以子貴封戶部主
事追贈員外郎孫美以進士起家歷戶部正郎陞

山東運使予素以王宣公之語爲其意似
若有所求於予也而未及言今相使將之山東乃
以處士傳見屬蓋承主事公之意也予聞處士其
平生操存踐履與夫交際施予固多可書然皆夫
人所能者而茲二事特為卓異故載之傳以表著
于世云

陳賢母傳

嗚呼人家不幸中衰當流離顛沛之際夫喪亡而
子孤藐不得卓然有立之妻若母而欲起其傾覆
也難矣易稱主中饋無攸遂詩稱無非無儀而且

惡其哲此蓋以平居無事之時論若夫事變之來
屯難之秋遠鄉井而淪殊域滅獲畔親戚離知交
絕四顧漠然無一足恃者於此之時寡妻老母苟
守其平日無事之常而不能有所謀為身且不能
自保况望濟其夫於難育其子於成而致其家道
之復興哉此予於姑蘇陳母沈夫人之行事深有
取焉作陳賢母傳陳母姑蘇人姓沈氏處士諱賓
之女也年十七歸同邑陳氏為贈編脩公諱潤之
室生子二翰林脩譔鑑字緝熙者其長也陳氏嘗
中微矣既仆而復起者繫母之力故朝之士大夫

暨吳中人士咸稱之曰陳賢母非若其姑德之孝
婦道之懿也著其尤也初宣德中朝議兩浙豪
右多踰法制建遣大臣巡察其不如法者編脩素
悻直為仇家所誣構亦在逮中吳人多寃之者公
力辯得從輕謫戍遼海之蓋牟遼距吳數千里同
時被謫者何啻千百道多物故而公獨無恙者蓋
公茲行而母實從左右扶掖適寬解之故雖跋涉
險難觸犯霜露濱于危者屢矣而終克濟焉比至
遼畫則躬并曰暮則營女工以殖生業家道日粗
給暇日與公論往事泛及人情物物理世變以開其

鬱結公亦頓然忘其在遷謫中也未幾公捐館舍
母且哭且言曰吾夫平日躬德蹈義未獲其報乃
橫罹非辜如此天乎盍少緩其死使得見其天之
定而今乃遽爾永訣焉是果無天道乎聞者悲之
乃鬻衣具棺槨權厝于某所命次子鍾補公後長
子鑑從師學京師勵之曰汝父不幸為人所陷家
門陵替至此極矣如器之既墮于地而且碎矣所
以補而完之復其故厝其責在汝不可不勉否則
非吾子也鑑在京屢書求歸省母輒戒之曰祖宗
之祀久曠先世田廬為人所有先人遺骸尚在淺

土乃欲效兒女子展墓必昏之奉於母曾是以為孝
乎吾不知汝之所學者何事也學不底於大成力
不能復祖宗門戶之舊母相見也鑑得書悚懼不
敢復言益加淬礪用能大有造詣文名日著歲甲
子領京闈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得校官辭不拜又
三年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捷報至母喜曰天
道其定於此乎吾南歸有期矣又明年鑑銜命來
東因遂母是歲得賜告從母扶公柩返葬于蘇既
抵故鄉葺舊廬復侵疆脩先世之兆域培植松楸
已而有事于寢堂階如故宗枋不移凡姻親畢來

胥會祭畢而燕歡慶醉飽至有泣下者曰不圖今日見陳氏之復興也陳氏可謂有子矣又曰不有此母焉有此子子之所以能復祖宗門戶者皆母教育之力也嗚呼賢哉於是賢母之稱聞於朝野母自蓋年迎還明年受勅封太孺人歸吳者二年居京十有三年天順七年卒年六十七君子曰母可謂有功於陳氏矣非獨有功於夫若子而陳氏之宗祧實有賴焉方之人臣之於國也可謂有再造之功其女婦中之卓然有立者與曰賢母宜哉

外母金貞婦傳

貞婦姓耿氏滁陽人其父德場翁善詩工畫為朋輩所稱平生止一女極鍾愛之擇所宜歸歸外舅氏用和翁翁吳人國初工部尚書某之孫以謫居瓊貞婦年十九歸金氏未三閱月用和翁以事之別墅歸至南渡河暴風卒起同舟二十八人皆溺死報至舉家沿河濱物色之忽有歸報者謂翁已死矣貞婦亟入室以首飾服器管鑰之類盡付翁之妹即閉門自經迨得翁歸幸無恙而貞婦氣已絕矣適有各醫徐公美者過門聞哭聲亟入視

覺其心微思平法救之良久始甦其父哭謂之曰
使而夫死而死吾無憾矣今而夫幸存而獨死焉
豈不可惜貞婦曰兒入金氏門未踰月而姑逝未
踰時而祖妣又逝兒雖生何益邪方兒死之時知
其已死又安知其有生邪自是翁益敬之凡百事
為皆貞婦主之而翁不知也姿容德性工巧賢慧
為瓊城一特婦女之冠至今人稱刺繡之巧剪製
之工者必曰取二姐云問曰與翁談論世
事商確古義其所援引皆有證據翁或不知也時
有勢家欲得翁之田翁曰頭可斷田不可與貞婦

勸之曰彼之欲求之心即吾不與之心也彼堅
之吾堅不與且將有禍不若與之為得獨不見某
奪某之田田今如故某安在哉天道好還安知他
日不我歸乎翁不聽彼果中翁以奇禍翁不得已
潛道海以赴愬于會府貞婦避難于民間彼蹤跡
得之將昇入城貞婦曰昔王凝之妻為逆旅主人
所持即斷其臂而吾以目視惡人可乎不如死之
為愈也即瞑目不食者數日彼聞之懼未至即命
昇婦抵翁家氣已垂絕矣開目謂翁之妹曰吾分
死矣女可語汝尅善視兒女言訖而卒時某年某

月也女妙索甫十歲予未婚金氏時已聞人道其事及侍用和翁每每為予言之言必垂涕如始死然予雖未及見之然見其女如其母雖其巧慧有所不及而其德性固無間也柰之何其女既亡而子亦繼沒遂使貞婦之遺體不傳嗚呼天之報善人固如是耶初進士坦齋吳先生題其墓曰貞順予惧其泯滅無間也故傳之以示後云

論曰房玄齡之妻別日唐書傳之王凝之妻斷臂五代史稱之今觀貞婦之所為又有難於是者焉何者蓋其別日斷臂之時或皆不免出於感憤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六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神道碑

明故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

道碑銘

天地間有二義因循之久則流弊而不明必得夫
身任天下之重者而後能盡之然後大明一斯世
焉 國家承平之日天子處乎中治循乎大義非
不明也然而因循之弊漸至而已已之

變公義醫而... 不顧身以元天... 八月

英廟北征... 景皇帝以親

道官交章劾...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由卑百官皆趨

進跪慟哭不起... 聖駕留虜庭皆振

安慰人心錦衣衛... 安慰人心錦衣衛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聖駕留虜庭皆振

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為水軍翼萬戶大父諱
俊卿洪武中以軍功起為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
河西遂為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
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
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賜進士出身觀政
戶部連遭家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
三年適 國家有北狩之禍是時明興七十餘年
承平日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
聞公有廷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

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虜擁 駕南還直
犯都城

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粱橋分遣都督毛
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
望 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
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提督各營
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為虜所敗武興卒
于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 京都
夫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虜于菜市口與之戰
虜敗去放火烧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探甲冑入

朝面陳其故因奏高禮被劄回營毛福壽不知所
在乃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遠出既而有
○旨命福壽聽公節制虜尋遁去 朝命孫
鏗范廣統兵五萬之命 與侍郎江淵提督其
軍追至涿州與虜戰于祁溝虜敗去既出境衆議
恐虜復來推公守備居庸等閭景泰改元秋 車
駕南還公以疾乞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
行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侵民死者
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
者莫不畢舉既而山左米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

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
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
活男婦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流徙者給以米
以為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
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
六月濱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
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廬六十
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棺
為叢塚凡葬二千二百有奇公窮晝夜竭精殫慮
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

為盡力或述公行事為救災錄世傳焉歲甲戌入
覲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

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為浙江叅政尋除名
為民還江夏居半年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
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竑為朕也乃命中
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
公以舊官叅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虜犯靖虜之
郭城公率十騎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
命提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

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漕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
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揚
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路會旱公齋禱于神即日
江水泛漲公松舟楫通利人以為忠誠所感甲申
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命下朝野驩傳天下想
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條疏時政令天下邊將
各陳戰守方畧簡京兵復武學一切庶務以次脩
舉時兩廣尚徭六肆劫掠北虜在黃河套時出侵
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鐸又作
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尤

偉蓋往時廣西徭獯惟犯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
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言建遣都督趙輔
往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為之參贊凡軍中
一切事宜公皆預為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能成
功而還先是京軍統以五軍三十神機三大營有
部分而無兵數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為
十二團營營軍萬公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
軍數多寡因以革將多私役之弊不報會理軍職
貼黃缺官公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
二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

年僅五十有二公抵家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
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圃以
為終焉之計躬營兆宅自誌其墓且戒其子死後
毋循衆例乞祭塋以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卒
于家訃聞有司循故事為請塋祭皆予之公配孫
氏封淑人有賢行丈夫子八人曰經曰純曰約曰
徽曰續曰纓曰絳曰繹經為山東按察僉事純錄
用為太學生續纓絳俱太學公性剛毅少豪雋
尚氣槩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
既舉進士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之扼腕不

平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播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死于衆手公特為之倡爾二長隨之死則以平日巡視街道為衆所惡乘間號呼出之非公意也後有譖公者率以此為激怒之具故公不盡其用云公登第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超拜都憲用僅七年即退退四年復起又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者二十有三年計公平生為朝廷所用者首尾僅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世

本初用四五十年者稽其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之子經嘗從予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為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詣予辭予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有事于兩廣不以予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賊為諱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蓋各有失也公專主其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而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然二人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上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

予適考士南畿歸復 命會公辭 朝以故不及
一言而別嗚呼豈意初遂永訣哉予因經請既為
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界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
所令體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
百世之士理以養心氣以行義目擊奸亮心為
不平敢於公廷黨庇其朋怒氣勃然挺刃烏有
既捽以手復嚙以口臂指唇齒受命于心如發
矧刀如出冶金雄名大義蓋于天下段笏罔功
朱劔徒借天為國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愜士氣

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于衷曷論彼此
彼何人哉黨邪害正弗竟公用匪公不幸偉哉
是舉足蓋平生矧有功績赫赫可稱賑饑旬飢
殄門庭寇坐計籌策躬擐甲冑公用不久公功
則多人衆雖勝如天定何有穹其碑龜趺螭首
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明故瓊州府知府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神道碑銘

宣宗章皇帝在御之日以天下承平日久吏惰民
疲於是慎東廷臣劬于職而著望績者以分守大

郡賜之 璽書以勵其行於是戶部郎中徐公得
瓊州府知府

上意若曰惟天惟

祖宗畀予以人寶惠養元元比聞有司貪殘庸懦
失牧民之術以致澤不下究民多失業今簡尔等
付以邵寄瓊在萬里外充艱其選尔其宣明教化
通達幽隱奠民之生毋令失所使荒服之遐如在
畿甸之邇予則汝嘉凡以公使至郡越職踰法者
其實聞奏其屬若僚有以苛職廢者即械以來公
感

天子知遇之深委任之專即日乘傳以馳既至郡
布宣 詔旨吏民俯伏環聽咸曰大哉 聖言明
見萬里之外矣公既視篆次第行之民之耆舊語
其幼稚以為吾郡自王公伯貞去任二十年始復
得公莫不室家相慶驩忻鼓舞如得更生瓊地多
異產前此中使絡繹不絕而阮韋馮三人者歲必
一至以為常而阮有所怙尤為巧黠三人者見公
端嚴勁正不可犯而又為

上所屬任稍欵戢既而阮北上坐袁琦事棄市
朝廷繪琦等受刑狀榜示天下琦之次名巨隊者

即其人也明年黃姓三人者繼來仍踵其故轍凡有需求非當得者公限有司弗予三人者以不得逞所欲避公行所部公輒騎從之使不得恣其害郡自永樂末以來民如枵腹負重走荆棘中至是始得釋所負履平地不然幾於變矣公承公私困乏之後節財用貸逋負卹民隱民力少甦乃起廢隆教民種藝興學校民俗為之一變郡有民居深山中號曰黎自耕自食素不出為害而軍衛利其所有逞逞生事啓釁以邀功利公一鎮之以靜終公世恬然各安其生然其性朴野別無所事耕獵

所獲惟以易牛祭鬼近山之民頗為所化有病不服藥信巫覡言宰耕牛以祈禳甚至鬻子破產亦不卹焉公聞之嘆曰牖民必自其明處二氏之說雖非正然不害物命猶為彼善於此乃許鉅室之為民望者脩飭寺觀以移其積習自是有病者不殺生而民用稍紓公之意蓋因民之好漸以化之次第以歸於正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公在郡僅四年而郡中十數年之積弊一旦革去如水洗垢三州十邑之民方愛戴祝頌之無已而公病不起矣時宣德甲寅九月二十六日也遠近聞訃巷哭家

祭如喪所生時同知程某者先公數日逝民乃為
謠曰千兩黃金買知府一張白紙送同知至今傳
誦焉柩還送者填塞海濱目送其舟不見乃還郡
人作木主以公祔祭學祠今知府張英始為專祠
塑公像與王公伯貞並祀云公卒後若干年以孫
大學士溥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又若干年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 命下之日濬於是時亦蒙推 恩贈
先祖如已官偕大學士先生同具朝服受誥于
丹陛下銑謂濬曰某之先祖曾守貴郡吾子及見

之知先祖治行之詳今世無過子者先祖神道碑
文欠缺非有怠也政有待於今日爾某幸與子同
年登進士又同官神道之銘非子孰屬濬童稚時
曾隨先祖今贈尚書公拜公於府治濬時方在童
孺感公以異待今幸如所期固當有所報也矧公
有功於我瓊人甚大濬其遺民也雖無屬筆者尚
不容默今重以大學士之命何辭以拒邪按狀公
諱鑑字 其先鍾離人也七世祖令義興
始徙焉曾祖諱 祖諱 俱隱德不仕考諱 贈
戶部郎中母周氏封太宜人公生有異質在童稚

已如老成人由鄉薦卒業太學授刑部主事究心
獄事而於死獄尤不輕易故因為公所鞠者未嘗
稱冤嘗有疑獄公從輕治之其人德公持金幣以
謝公曰尔罪輕吾不敢坐尔以重法當然也設尔
罪當重吾敢輕尔邪輕重在尔我何預焉其人拜
感而去一時法吏中公獨以廉慎著名適 朝廷
方大營造起丁夫十數萬採巨材於川蜀工部尚
書宋公董其事宋公舉公為佐公提督有方作息
有節人勞而無怨十七年陞戶部陝西司員外郎
是時

太宗皇帝行督責政曹務叢委公處之一一悉有
條理尚書夏公原吉總國計事多資焉十九年
上以虜携二將親征命大臣議兵部尚書方賓
言恐糧儲不足遂召夏尚書問糧儲多寡原吉對
曰今所儲峙僅足歲計恐不能供大軍即命原吉
往視開平邊儲工部尚書吳中入對與賓同
上怒召回原吉頌繫于獄罪及其部屬公預焉
仁廟登極即日復原吉官公亦得以赦原又五年
陞湖廣司郎中公坐夏公累繫獄者三年無幾微
怨望意夏公雅重之有意薦公大用宣德庚戌正

月夏公薨于位公於是年出守于瓊一時奉勅
出守者皆極天下之選如况鍾鄭恪輩後皆有名
于時然皆在內地多以鋤擊得名而公獨以循良
著績于萬里之外又能遏抑權倖之黨使害不及
民由是觀之則公之所為尤難也惜乎天不假年
公不得終其惠使公如王伯貞之守瓊十有四年
其所施為者豈在古龔黃下哉公性孝友郎中公
沒時水漿不入口絕而復甦日不離棺側一夕罷
而寐若聞呼曰速起速起火將及我公驚起火果
燎于幕且延于屋矣公力捍之乃息人以為孝感

所致云公生于洪武庚戌卒時年六十有四以卒
之明年歸塋于某山之原時 月 日也公配吳
氏有賢行初封宜人繼以孫貴贈淑人加贈夫人
子男四長 封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沒
後加贈如子官次理早卒次璿次珍次瑾俱少房
出孫男七人長溥即大學士次濟次淪次澍次瀚
次漢次 曾孫男 公宅心仁恕人以非理相
干未嘗留怒程同知者與公異趣累以事忤公及
其死公為之經紀喪事畧不以舊惡介意公開心
見誠不為城府待下有恩人人得其歡心是時瓊

多寓公洪武永樂中以事遷謫來者博雅老成多
知朝野舊事公暇日延致其人談笑竟日公為政
簡易不任吏胥事至立斷不立文案大率以勸化
為主不以用刑法或以為疑公曰守令者民之父
母父母教之而不從然後從而撻之教而能從又
奚用撻為哉是時風俗醇厚而一時倦遊之士耆
宿之民往往可託公時至寺觀中召集之命坐賜
茗詢訪民隱公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諸人化公之
德亦不敢有所隱伏公在任日屢有年公卒之明
年郡乃大歎民有殍死者惻然相謂曰徐公在吾

民豈至此邪若公者豈漢詔所謂賢人君子者邪
循吏不足盡之也是宜為銘銘曰

天於所生必惠愛之有施惠者必報所施君之
牧民視天所生受牧能惠保食斯增君不及報
天代報焉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後人繼顯推恩
上逮較所當得益厚而大允矣徐公體天之仁
廣君之惠以惠遠民所施既厚所報未稱歿
踰四紀疊受恩命華階峻秩位極人臣大哉
皇言褒諭諄諄龍章犀軸螭首龜跗 誥頒于
庭碑峙于墓名傳有識澤流無窮雲仍食報永

昌而隆

僉都御史蔡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叅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囁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為所敗報至 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

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為賊所戕脇從者日益眾公下令有司用木為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知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潘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謹謀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墜

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
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卧榻
即呼其子玠曰我死矣不能終事王事知我者其
天乎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
既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
縞素具牌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
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計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即
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輒仰天號
白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耆老黎善

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專下為忌者所沮忌
者既去有司始立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水
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于官不得其平者輒具
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敬嗚
呼古所謂生為豪傑死為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
諱誠字信民以字行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
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為行
在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
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陞辭受旨許以言事
公既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勅整飭兵務事多

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
黃所為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
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人爭携金
帛就舟相賙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
之既至法司鞠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
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狀
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
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
既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
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

在已汲汲然為之惟恐後惟疾惡太甚見人有不
平事輒扼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
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為事衆方推
避即奮先為之人多以矯激自之久之見其事事
皆然亦皆帖服堊母時情夫昇塚石每夫公代其
昇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堊吾
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家居時聞鄉鄰兄弟有
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
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
為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為步至今行者過

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一奉勅整
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條上所
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善政在人者
尤多方是時承平日久禁網疎闊嶺海之間民物
殷富仕者類以贖貨殃民為常事上下交征恬不
為恥公至一以廉潔為心而凡事行之以寬公退
之暇即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
利病反覆歎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
至長藩者欲訟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
自來可也長曰彼無保任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

恩信縑之去至期皆自來公為政所以感人心者
大抵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為政者豈復有如公者
哉公卒後二十年是為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
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謚贈賜公謚曰恭惠又七年
公之鄉人王溢者仕為昌邑教諭始介其鄉人禮
部侍郎俞公欽僉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事
將饒于石溢少嘗受業於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
古人特以居官清白身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
恐遂泯於世也以予出嶺南知公事為詳特以見
屬謹按狀新昌楊出漢太尉之後世居其邑之彩

煙山曾祖 祖 皆不仕父文吉以公貴贈給事中母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歸葬於本縣上王山之原配石氏封孺人子男四玖瑄玖愛玖以公蔭錄為國子生仕桃源縣丞女一適張槩予也於公嘗有一面之雅而於鄉邦之受惠也亦未嘗不與焉矧以紀事為職業無溢之請恒欲書公之績以傳於世况重以溢之請乎既紀其實復系以銘銘曰

揚公烈烈持立揭揭惡彼沓沓不茹不吐何懼何懼靡追靡拒介而能通拘而有容隨而不逢

生為正人仕為直臣死為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而祀之德則有矣名則久矣死則不朽矣成化十二年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六終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七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神道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神道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岡魯公奉 璽書巡撫甘

肅聞父喪歸守制行至西安卒於關內道公署訃

聞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其子文衡持

戶部侍郎李公克承所輯狀來乞銘予與公同生

嶺南偕李公登甲戌進士第是歲鄉人聯名者十

有六人官至臺閣者惟予三人及何都憲宗易也
四人中予齒最長而公乃先予逝予叨以文字為
職業所以序公行事而銘于墓隧之碑者奚辭以
拒哉公諱能字千之其先宣之涇縣人曾祖諱寶
通以民兵守宣城為隊長始調戍新會祖諱保輓
父諱真號素軒以儒書教授鄉人子弟初封承德
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進封奉直大夫山西清
吏司員外郎母周氏繼母陳氏初贈安人進贈宜
人皆以公貴也公生而秀朗端重受教于家庭不
勞而成甫成童選入邑庠補弟子員景泰庚午以

尚書領廣東鄉薦明年試禮部得乙科不就卒業
大學歲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奉命往秦府
營永興王葬事締造有方事舉而民不擾為親藩
所重歲丙子除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事比諸司
為劇公處之裕如一時能名聞于南畿尋丁內艱
服闋政任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擢員外郎未幾陞
湖廣司郎中公在部歷三任踰十年久於其任司
無滯事大為上下所敬服時古濠年公為尚書蒞
屬嚴甚少有當其意者獨重公繼以長安楊公尤
所加禮諸司有疑事亦或以質於公公時發一言

多中肯綮歲癸巳陞公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時部
官至正郎者意希布政叅政之職得亞叅者輒不
喜時人多為公惜公欣然曰方面之佐分屬釐務
大叅與亞叅等耳居官以盡職為忠恐不克稱耳
何必計資級哉戊戌進右叅政庚子陞右布政使
辛丑轉左公自部屬出官藩服八年之間凡四轉
官階位方伯當方面之寄關陝重地三面臨邊巡
守都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叅將之類
何啻十餘人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羌狄糧餉百
需皆取給於藩司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

非有諳練之才見事明決者不能一朝居也公為
佐貳時在任之日少行邊之日多凡諸西北一帶
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堅
脆皆能心憶而口數之既總方伯之任不暇一一
躬蒞之慨然謂僚佐曰陝西一藩沿邊數千里屯
重兵之處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若岷洮等
處營寨非一北禦鞬韉西接羌戎外地有生蕃內
地有熟羌所以控制之者雖在乎武將然數千里
之地數十萬之兵所餼之馬所食之粟所用度之
軍需皆出乎民也苟非未事之先豫有以會計之

臨用之際何所藉手哉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
創為會計堂六極凡錢糧出納條例簿籍咸皮其
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之際會諸僚佐於此稽考
凡一歲之所入與一歲之所出因登耗以加減量
遠近以分派用是算無遺策邊儲有備歲用不屈
而民力亦不至於困斃焉甲辰關內大饑民至相
食時公私罄竭計無所出會 朝遣大臣賑濟行
一切權宜之政公勞心焦思隨事裨補委曲詳盡
一方之民得以少蘇者公之力為多癸卯述職赴
京一時方伯數公為最明年甘肅巡撫都憲入

夏官時論謂非公不可 朝廷擢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仍支二品俸錫以 璽書付以便宜之任
往代之公即時上道昔公父行素翁年幾九十公
命其子文衡等南疇侍養惟携一童自隨至甘肅
首述 朝廷德意以諭將士人人感悅於是條為
合行事宜凡十曰新號令曰謹練習曰修城堡曰
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儲積
曰行賑貸曰撫番落行下之日軍民翕然歡呼戴
道咸曰數十年無此也方將翹首跂足以望新政
甫三閱月而行素翁訃音至矣軍民大失所望相

率赴闕上章乞留時制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公以墨衰從事者又三閱月代者乃至歸至會府而卒時歲乙巳八月七日也距其生宣德戊申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羅氏初封安人進宜人子男二人長即文衡次文鑑女四人長適邑庠生伍鴻次在室次適指揮倪麟次適義官鍾珠文衡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公生嶺南北仕于中朝官兩京歷三職皆專錢穀之任既而出受方面之寄乃在西北戎馬之地凡首尾十有三年所以布宣朝廷德意以安生民儲邊備

給軍餉者克舉其職而又屢遭荒札之歲民不聊生之時乃能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以紓一時之急凡所經畫多出人意表不動聲色而所至成功朝廷方大用之衆方望其有為而遽止於斯惜哉銘曰

公生南紀顯于西陲內撫疲民外控黠夷曰夏曰涼于岷于岐宦轍所至功業隨之所最著者賑民之饑生其垂死奠其將移凡此方民子女夫妻有田有廬非公功誰昔寶安羅曾巡于茲亦吾越產建功孔奇去世已久邊人猶思公今

繼之嶺嶠有輝孰云將才專出于西前羅後魯
人口是碑公身雖逝公澤長垂後人考德砥此
銘詩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神道碑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致仕
家居以弘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卒于洛陽里第有
司以聞

上賜諭祭遣官營葬事如故事將以某年某月葬
于某山之原先期其子戶部主事孝以予與君同
年進士而孝又予主禮部試所取士也以墓銘為

請公諱亨字文康姓畢氏畢之先出周文王第十
五子畢公高洛陽之畢來自單父

皇朝洪武初從戎于洛故今為洛陽人曾祖諱均
用仕元為千戶祖諱山始居洛陽洪武末以從征
隸都帥平安部下歿于陳父諱山隱德弗顯祖父
皆以公貴贈應天府府尹祖母某氏母某氏俱贈
淑人公生戎伍間穎然超出羣類自幼雅志讀書
會朝廷有軍衛子弟入學之例公首先入河南郡
庠充弟子員從師受經為舉子業在儕輩中翛然
玉立操筆作為文辭多造道語時廬陵歐陽哲以

按察副使督河南學政得公文讀之喜甚每試真
優等所至輒稱示以勵學者正統丁卯果以易經
中河南鄉試第二主司錄其文刻之梓以為士子
程式明年會試禮部下第卒業太學得以交游天
下士於是學問益進卒未再試又不利歲甲戌始
登進士第除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軒
公輓掌南臺事兼督京儲性剛介人少當其意者
獨倚任公委以錢穀之任公盡心清理宿弊頓革
及凡諸道有疑獄一以付公公片言之間立以剖
決一時聲譽翕然以起歲壬午陞福州府知府府

臨以三司事煩劇而民健訟衆謂公中州人而於
閩南民俗非所_主諳公蒞事區處斷決咸得其宜
如素習然者衆咸畏服閩藩歲造段匠聽民自辦
往往以造作不如法累及二司公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乃設織造局於府門之右時加檢視用是
所費如故而精緻中程度舊例驛傳馬每疋率用
民糧數百石然所得皆羸弱未久即斃公痛革其
弊價減其半而馬得其良數歲乃一易民甚便之
凡所施為必為經久之計閩中八郡稱良守者以
公為首廉能之聲聞于遠邇歲甲申適應天府府

尹缺員天官卿曰莫如畢亨者乃以公應命輦
轂之下俗雜五方尤難於治且舊京百司所在凡
有營為必責於有司徵求無虛日公一以公心應
之非理者一切拒絕在任七年一以省事節費為
先歲終計二縣所費比前政減什之三四民不受
害而官事亦不廢民到于今稱之歲壬辰有都憲
之命奉 璽書巡撫江南兼督浙西財賦自周文
襄公後至是餘二十年八易其人矣蓋浙西民俗
浮靡士風囂薄人惟利已而不恤公事事一不如
意輒作無名詩騰謗當道者不及察故用者不三

四年輒罷去公至究心經制一應賦歛征調率循
公道以行凡欲舉一事輒問曰舊比如何如此得
無虧於官損於民乎必須官得其用民不受害然
後行之有以私意相干者雖不行亦以善辭遣之
不激不隨人謂自文襄後惟公稍得其微權餘意
然時移事變終不能以盡如其志公年五十五即
上章乞致仕有 旨畢亨年未衰老不允致仕宜
用心巡撫明年又上章其畧曰臣以菲材誤蒙擢
用任大責重自知弗勝以故年未至而豫乞骸骨
以避罪責然未蒙 俞允雖恐勉強支持柰地方

廣闊錢穀浩穰三年之久政績無聞况所部內非
早即潦去冬當寒而不寒今春當暖而不暖凡此
天時愆期實由人事感召是皆臣不能奉宣德意
撫馭失職處事乖方之所致也且蒲柳之質易於
凋零紀年雖稱五十有七而老態過於六十有餘
苟延歲月虛糜廩祿無補 明時有妨賢路伏望
皇上寬斧鉞之誅容臣休致別選碩德重臣如周
忱者代臣巡撫一以更賢而育民一以召和而銷
異使臣得以遁 尸素之責免貪冒之戮不勝大愿
章再上

上以其詞懇切特從其請公歸於洛河之濱買田
數畝偶得司馬溫公獨樂園故址公曰文正公大
賢君子故獨樂其樂吾安敢獨有其樂哉盍與衆
共之乃與洛中耆舊十數人做古人結真率會朔
望相與樂游其間命之曰水南樂處如故事飲酒
以醉為節高歌投壺賦詩論文抵暮方還後公得
風疾遇會日亦少疾有與往會談笑自如無異平
時公在官時自奉儉約致仕家居無良田大屋凶
年不免日食不給然處之晏如也至是卒年六十
有九配衛氏封淑人先公五月卒子男十孝舉進

士戶部員外郎次宗義錄為國子生開州判官三
世宗禮四曰宗智國子生五曰宗寬六曰宗信七
曰宗原八曰八兒九曰愚十曰宗儒宗禮八兒俱
少亡女三人長適士人劉璋次適千戶孫銘次適
指揮程文孫男七人舉張至集臣獻賀孫女三人
長適千戶陳越其二人尚幼公為人質實洞達矢
口見心不為城府事諸兄盡友弟之禮與人交久
而不懈善詩文不事雕刻所著有復齋小藁六卷
省愆雜錄四卷奏議一卷藏于家銘曰
惟洛有畢來自單父再世鵲起以文易武起家

為儒究心於古執法臺端不畏強國牧民大郡
恤其憂苦入尹京兆百廢具舉出巡邦畿民瘼
斯瘳進無附麗退何容與居耆英鄉得溫公圃
生順死寧允謂得所我我新阡溫洛之澣後人
瞻思于此封樹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李
公神道碑銘

士生明時而能超出倫輩以為
天子之所擢用雖其遭遇之盛亦必其才質有過
人者不然安能超出常調而享有祿位以考終命

哉若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其人也公諱浩字德廣安陸人也正統丁卯以太學生釋褐擢兵科給事中公儀觀偉甚羣然侍從班中上御朝恒目之退詢諸左右曰曰三科給事中有偉而秀者誰邪對者曰覃浩也

上自是有意大用之未幾南京工部右侍郎缺員吏部以 聞 內批出覃浩可公自釋褐至是甫三年即階六卿之亞 朝野傳誦歆羨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公亦自以遭際

聖明以太學生即擢近侍未幾即拜卿佐思所以圖報稱者夙夜孳孳不少怠在兵科時適天下多事日與其僚案同心訪求天下軍民利病邊防要害機宜聯名進章疏多為時所採用及蒞南部部與內官監同事凡 朝廷有所營造繕修其事委於內臣工作材料則責成於部公一一處置咸得其宜尋奉 璽書專理南畿糧儲公會計其多寡贏縮之數使之通融出入宿弊一清兼理江北屯田時蝗大作檄郡邑驅捕之蝗羣棲蒲葦間為水所沒時人歸其功於公曰積誠所感也天順改元公以例遷貴州左叅政尋改河南未幾陞貴州左

布政使適苗蠻不靖時出為邊患 朝廷擬遣大臣安撫之時議以公在貴久得其要領以公名聞於是有都憲之命苗人聞公奉 璽書來撫之室家相慶咸革化會四川大壩夷肆侵掠朝廷命大將勦之公統雲貴兵自貴境入與大軍會所向克捷賊平以功進二品俸衆方望其大有為公遽以老上章乞骸骨歸矣家居者餘十年至是卒享年七十有二時成化丁酉閏二月九日也

計聞

上賜祭一壇先是公之先世贅覃氏因冒其姓及

公顯乃復氏李或曰李隸尺籍公獨不為子孫遠慮乎公曰尺籍吾家固有也姓與生俱生欲為子孫避患而舍吾祖所受之姓可乎卒復之故今氏李云公生秀頴異常兒弱冠補州庠弟子員日誦千數百言專門戴氏禮父嘗病疽醫莫效公口吮之而愈自幼為人執守不肯妄取予於人在太學時嘗往後湖稽版籍宣城人有饋白金六十兩者公為白其事而不受其報自其未遇時已能卓卓自立如此誠宜見知於人主一旦超擢如此之峻也古所謂奇男子如公

者非耶曾祖諱某妣某氏祖諱興考諱忠祖考俱
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祖妣劉氏贈淑人妣
汪氏封太淑人配龍氏繼周氏贈與封皆淑人子
男三琇璋璽女六內江主簿潘奎州學生宋守身
安陸衛劉指揮子澤其壻也其三未行孫男二欽
銳欽以蔭補國子生公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
日在某山之原既葬欽來京師介其同鄉鄉進士
孫交求予碑銘公楚人也予既為敘其事又係以
楚人之辭以為銘銘曰

南有郢兮楚之故都古多奇才兮生于其墟

古則有兮而今則無卓彼李公兮生而魁梧文
采內闕兮德容外腴

帝一見兮驚且吁顧左右兮彼其誰歟拔自等夷
兮寘之亨衢無心待物兮物潛以孚若鏟其光
兮靡利其隅計日雖歎兮月計則餘進退以道
兮雍容紆徐我思古人兮千秋之徒彼悟以辭
兮我竦則軀事雖若偶兮名則不虛漢江之濱
兮佳氣燁如松楸鬱蒼兮過者下車豐碑紀實
兮匪墓之諛

明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

士萬公神道碑

皇明有天下踰百年累基厚而養氣完故人生茲時也稟賦全而享受備然不處處有而家家然有之間見於一方專鍾於一家而獨享其盛若今眉山萬氏其尤盛者也然求其所以基其盛者必有所自者焉 皇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眉山萬公今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之考也少師為天子所倚毗為 國家柱石享榮名盛福於一時推原所自何莫而非基於所生哉公諱林字伯全

萬氏春秋時畢萬之後其先世湖廣黃之麻城孝感鄉人曾祖諱基號雲安處士生元季遜世不仕祖諱重一始入蜀居瀘州衣錦鄉考諱溥榮始徙眉州東館鄉祖考洪以少師恩累贈至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妣趙氏妣劉氏俱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端重體貌魁梧器識超卓與常人殊少有用世志伯父諱元一者器之消吉送入邑庠為諸生途次為人所沮不果而還平生每以為恨既而自嘆曰古人進身之階不獨以文藝而亦有所謂孝弟力田者豈專專

以言語文字哉自是一意力田凡先世所遺貲產
悉推以與諸昆仲別卜築于雙河口地以居先是
其地高仰陸種遇旱輒弗收公相其地勢築堰以
潴水遂可水種旁近居民因而大有所獲歲時報
祀必舉酒以酌公曰此萬公所惠也至今猶然其
所居夾臘魚栢春二水間當諸鄉往來要衝旱則
暑渴潦則漲沒公當暑則設湯水以濟渴潦則備
舟筏以代涉行旅賴之公於世味一無所好不事
末作躬督僮僕課耕墾樹藝以故家益饒裕歲有
所獲悉用以濟親鄰之貧乏者遇有荒歉賑貸

貴其償而於族屬尤切加意嘗有妹寡居嫂孤貧
二人者死無以為葬公為之營辦所遺子女又為
置田宅以贍之備服飭以嫁之與凡族屬中子女
之幼而孤貧而無依者每取以育于家為之娶婦
或出贅使各不失其所公性孝友事二親自始至
終無違禮處兄弟尤恭順平居怡怡然未嘗以怒
氣相加其平生存心之仁有如此者公宅心雖坦
夷然秉性剛決見事明敏苟有所見不肯詭隨是
是非非雖對達官要勢亦明言以辯不少屈親鄰
子弟少有過失即面折之其人能改即止他日再

見不復言矣以故人畏服之不敢為非公嘗他出族子因外兄弟與人有隙誣證其人為盜有司論如法獄已具公歸知其故責族子曰吾家世積善此欺天陷人事豈汝輩所當為邪族子氣沮被誣者竟得不死又鄰邑有劇盜繫州獄其黨集衆伏州城外尅日劫獄時州缺守佐署州事者州人也偵知之問計于公公教以繩懸木于州門上而聚石其中備火炬以待賊至燃炬斷繩以下石賊聞之遂夜遁闔州官吏咸曰不有某計吾人其魚肉乎其處事之義有如此者公自幼有濟物之志然

無階以施每聞吏治乖方民生失所輒以身處其地而為之區處莫不允合事宜曲當人情語竟扼腕嗟歎為之不平及見少師器宇不凡乃自解曰吾雖不見用于時所以代行吾志者在此子也况我祖宗積德行仁未食其報行將大發乎宣德甲寅少師年十七矣乃遣入州庠補弟子員每暮歸必問所讀何書所作何課所交游何人見其學有進及友得其人則喜見顏色又以學須靜也而所居闌闌中全雜構一室學官旁以為少師藏修所時來其中枕其肄業隨事寓勸戒恒曰吾自幼躬

稼備知稼穡之事于此有田二區焉左區數耘其苗必茂所獲必多右區雖耘然不過一再則其苗必不秀而所獲少矣士之為學得無類於此乎事不同而理同汝其試之少師因是奮勵以底于成其教子又有如此者公生洪武辛酉終于宣德乙卯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葬于雙河口廻龍岡之原夫人周氏郡名家子父諱必先母辛氏生夫人端靜柔和既歸公敬祀祖先孝養舅姑和處妯娌厚待宗族動靜取舍悉可為鄉人楷範凡公有所施為夫人裨益居多尤嚴於教子一事不容放

過少師以居喪暫輟業即怒形于色曰汝父亡幾時言猶在耳乃遽尔怠惰乎古人居喪輟業以學已成而未襄大事也人子以成父志為孝汝學未成且已襄事烏可廢業乎故少師佩其劾如公未亡夫人自公歿傷悼不已因而致疾甫再暮而卒時某年月日也夫人與公同年生至卒享年僅六十附公塋焉子男二人伯曰富明易通陰陽術數以子貴贈茂州衛指揮僉事仲曰安即少師由進士歷編修司直郎學士詹事禮部侍郎入內閣加太子太保至今官致仕季曰賓國子生冠帶女

三人長適李壽次適蹇文魁李適張文淮孫男七
人曰亶曰疊指揮所生曰翼曰暉少師所生曰疇
曰畝曰旬賓所生亶以軍功起家茂州衛指揮僉
事翼第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孫女六人江浦縣丞
余守誠 蜀府引禮舍人張思鵬車駕主事黃翼
之稽勲員外郎歐銳庠生吳度寅鄧先兆其壻也
曾孫十九人曰時倣曰時致曰時修曰時儀曰時
松曰弘璧曰弘瓚曰弘琬曰弘珩曰弘珍曰時傑
曰時信曰時伸曰時仁曰時儵曰時倬曰時倫曰
某某時修癸卯鄉貢進士弘璧翰林庶吉士弘珩

中書舍人公卒後五十又四年是為弘治戊申少
師以年至乞休致蒙 恩西歸謂濬曰安自歲辛
酉領鄉薦上春官卒業太學又八年始登進士第
自通朝籍不出 國門者四十又一甲中間蒙
賜誥敕累贈三代考妣俱至一品然以受 恩深
厚委託隆重不敢言其私先世丘隴未得一展今幸
聖天子嗣登寶位閔臣衰老特 俞其請賜骸骨
以歸老首丘幸莫大也念惟考妣墓道之碑未立
辱與子以斯六交好幾五十年敢以為託濬惟
國家以武立國以文輔治洪武永樂中文臣未有

位公孤者

仁廟始以師保授諸舊學之臣然位至少師者僅三數人然皆顯止其身今眉山萬氏父子皆以高科致身孤卿之位而子若孫或以文學顯或以武功奮前此文臣所未有也所以然者固由人家祖宗積累子孫勉力所致然亦由朝家培植之厚氣化之盛而然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南紀起岷峩眉萃靈氣分物萎念生裔生峻極降神畢萬氏興彼文之華大肆厥聲茲福之厯克享其成有武有文曰孤曰卿際遇之隆世莫

與京珪璋特達克于王廷芝蘭競秀茁于家廟揆厥本原肇基所生水本乎源木起于萌仁充義周前作後承廻龍之岡川澍山明峩峩豐碑鬱鬱佳城後千百年尚徵斯銘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神道碑

皇朝著令凡廷臣有親喪者四品以上賜以祭三品以上賜以塋然非其子歷官有顯績曾推恩賜封者不予其不待封而予者必有功於國有庸於民者焉南京工部尚書程公原伊初為副都御史奉璽書巡撫陝右時其母張夫人未受三品

之封卒于家聞訃還 朝請于

上曰臣母不幸見棄凡臣之所以得備驅策以盡力于 聖世者皆父母之教也身後卹典敢昧死以請

上念其在關中控制三邊宣力為多 特從其請命翰林撰文禮部遣官 諭祭工部營塋事乃啓其先考之藏而祔焉既塋又八年尚書公有南京之命謂予曰某起家一經蒙

列聖厚恩歷官中外今

皇上肆登大寶又有是命官至八座秩居二品布

衣之顯極矣誓竭駑駘以報 聖恩萬一惟是父母生身之恩莫報中心慊然幸賴 朝廷推恩生

有褒封歿有祭塋然而墓道之石尚未有為文以

刻者幸與先生有同 朝之好敢以銘文為請謹

按刑部侍郎彭公鳳儀狀公諱芝字景和姓程氏蘇之常熟人以居近虞山故又自號虞隱自幼卓異賦性穎敏而瓌偉異常邑大姓張氏無子有女擇婿以承其家奇公狀貌且聞其賢孝懇求以為壻公遂受室於張雖居甥館盡心於所託然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所生晨昏定省之禮無間在家時

而張夫人者亦柔和孝謹與公同志雖居依父母而凡事未嘗不內夫家故為外舅姑者忘其身之無子而為父母者亦忘其子出贅於外也二者處兩宗姻族鄰里之間曲盡恩誼伉儷並賢內外和樂合兩鉅姓為一大家至今邑中稱之公卒時年六十有四歿後十有二年夫人卒年六十有九公以子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夫人初封安人進贈淑人公卒以成化戊子四月二十日以卒之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葬于虞山維摩灣之原夫人卒以成化己亥十二月二十八

日而合葬于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焉程張二氏皆東吳故家程出周大司馬程伯休父在宋高宗時有階將仕郎者始居常熟曾祖元卿祖伯高俱隱德弗仕父士迪贈左副都御史母劉氏贈淑人張氏來自汴宋南渡後居常熟有彥才者生士安以子某貴贈翰林檢討士安生孟容夫人父也亦贅邑大族曹氏曹無子以壻承家至是公又贅于張公與夫人連舉內外四大喪承兩家世業而主其時祀舉無廢事歲時無失禮若內若外遠近疏數之親大小公私之事上承一御咸得其宜焉公

天性純至曾襟坦夷人無賢不肖一以誠心待之
有干以非禮者未嘗留心平居取與必度義可否
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遇貧不能婚孤不能葬者
必厚助之凶歲佃耕者負其租奔與之後遇豐亦
不責償環邑中咸以長者目之及子貴受封益謙
抑自持未嘗改其常度晚年與鄉彥六七人結耆
年社以詩酒自娛於一切聲利泊如也夫人色溫
言仁行動不失矩度性尤節儉服用之物取具而
已不必其華麗然雖舊弊而整潔如新至於濟急
卹患與公同心故公欲有所為必與之謀凡公居

家行已綽有令譽者六人內助之功為多故令鄉
邦稱夫妻偕老而並賢者必歸焉子男三人長曰
宗即尚書由辛未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吉安
真定武昌知府四川叅政陝西左右布政使右副
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至今官次曰鵬次曰憲俱
輸粟實邊得承事郎孫男十一人曰恩曰志曰意
曰真曰忭曰感曰慈曰憑曰愈曰懃恩錄為國子
生惠志感俱冠帶散官意忭邑庠生慈早世孫西
人曾孫男七人女七人海虞為邑入 國朝百二
十年未有位六卿者有之始自公之子尚書始雖

曰先世積累之效 朝廷簡 恩然非公暨夫
人鞠育之教訓之其勤其懇亦不能養而成之以
至於此碩大也是宜銘銘曰

言子之鄉句吳之墟靈然高山是名曰虞有隱
一翁居山之麓伉儷並賢兼享盛福以其一身
允其兩宗橋梓蔚茂冰玉朗融德積於躬人被
其惠匪積而富匪仕而貴志期用世子為發之
心存濟物子為達之 恩封有誥章服命書
御葬有碑螭首龜趺留骨之藏陽左陰右風氣
環合川原明秀居美矣命封若堂坊有始有終

其安其臧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七終

瓊臺類稿卷之五十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神道碑

贈廣西布政司右叅議葉公墓碑

天順六年冬十二月 勅命巡撫兩廣僉都御史
葉公以廣西慶遠府同知葉禎死事事聞諸
朝請加褒

上俞其請錫以 誥命贈禎朝列大夫廣西布政
司右叅議 命既下兩藩吏民及天下之人聞者

咸咨嗟感發以為

聖天子之褒嘉忠義都憲公之扶翼善類所以風勵有位非特為一葉氏也嗚呼至哉又明年東廣大叅劉公僉憲張公夾 覲 闕廷致都憲公之

予俾書葉君之事於墓道之碑予與君同出好有素墓道之文雖無命之者尚當為之

以都憲公之命哉君世家東廣之高要

廣右尚徯時時竊發為鄉人害君已

州又當羣蠻出入往來之衝熟知

向背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

宜民賦性喜成民生日摩守

以養不廢涵養民之言又以貢

率所轄州邑民如無畏白宜民或矣及

為後無可為之 夫身其難言之激烈泣

誓不與賊賊主則者或動既歸郡中各行事宜

白於都憲公 之有智慮者固所以禦

之方甚悉 惟天也丁無伴伍其人置長分領

氏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騎馬服弓矢 號令

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

一戰尙首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時或
跳梁城下無敢誰何之者君以計生擒之無還所
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賊雖稍戢而其徒恒於常
勝益憤吐互相糾結思必甘心於君而後已未幾
賊大圍旗山三急守將恬然若罔聞知君亟率
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昔比不戰自潰
子女在虜而得生者餘千人君既旋兵賊偵知無
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戰所殺累相當是日君
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為之
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兵待生酒

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絕
蠻寇就以此為高賞之資土兵亦忻然聽命越兩
日賊合衆攻雞刺等村報至君躬請于哨守都指
揮黃鉞等曰民危矣我輩為民父母不一援之忍
乎時黃方與黃知府會飲學宮力止君行曰尙猛
圍村寨此常事耳君胡用操心為哉激變之罪君
獨當之某輩不與知也君鐫喻再四繼之以泣二
人者畧不之省君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
二州之土民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大率
以忠義相激發衆義其言咸感憤愿効死力遂

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中途柳青鋪前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無救援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攢矢刃向之君身被數創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璩用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歲己卯二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忌君者恐其成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遺下所虜人畜棄園去郡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斂神色不變寓櫬城下手

燈為文祭哭者相厲不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懇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沿江兵護其喪東歸以某年某月日塋其鄉大朗山之原至是 褒贈命下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命宜人置屋祠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皆詩以悼之云君諱禎字夢吉別號確齋幼補郡庠弟子員以毛氏詩領宣德乙卯廣東鄉薦進試禮部得校官輒辭不就卒業太學者久之解褐得潯州府同知丁母彭氏憂起復改鳳翔

府專職撫民所至取古良牧守之政宜於今者行之其始也人皆目以迂僻及其久也莫不翕然大服以化君性勁特外若簡曠而中實確然有守遇事奮發敢為心志所嚮利害禍福皆所不顧與人言竭盡底裏不復回護避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妻子不免饑寒不卹也赴官宜時道遇郡人為太學生者以乏絕告探囊無所得遂質同舟者白金十兩與之其好義多此類自幼至長耽嗜文籍雅好吟詠所作五七言詩多可觀曾祖某祖某父隱翁三世皆不仕配謝氏有賢行子二長即公榮

以華今為郡庠生嗚呼君死時春秋僅四十九耳官止一郡佐凡歷三郡未滿一考使其久於其位而所居之位有大於此者其設施必大有可觀惜乎不然也雖然假令君居大位總重權享高爵方且澳忍姘媾隨時上下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又曷若一死之為榮哉噫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若君者亦可謂烈丈夫者矣其平生行事可書者多予於其死事事特其詳者書所重也既書已復系以銘銘曰

皇風清穆萬邦咸寧何辜此方人獨不聊生蠻

夷猾夏從占則有去天邈綿莫執其咎豈無虎
臣亦有重兵万恬且嬉莫懲以膺盜日競只民
日病只身且弗有違卹田里殺我增嘆來晚興
悲仡仡葉侯獨起堂之乃簡丁壯乃修器械率
其子弟以敵所愾指心誓天奮不顧身期殄醜
類以康我民賊多我寡救援不至一敗不支碧
血染地匪賊之能匪我之辱我內自戕為賊耳
目侯之死矣與子姪俱曰耄曰倪籲天號呼父
死不歛兄亡不吊家哭巷祭惟使君是悼豈人
云悼天亦哀矜未雷之天而雷忽斯轟不雪

地而雪忽斯零草木鳥獸亦為愴情彼獨匪人
式幸以快匪徒掩功乃加之罪天定勝人公道
終明可死者身不可死者名 褒贈有詔血食
有廟流芳史冊千載有耀都憲與喟表石墓門
我銘以詩慰其貞魂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禦有能奮身其間以為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
民之氣以收遏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
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劔寇

起于閩既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竊發如風盛火
猛延燎于枯草燥狹之場無有障蔽限隔之者當
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民盖岌岌然矣一時官
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
皆觀望以為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
者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
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
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愿仕遠方得交趾某縣典
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事知公有
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

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
守有為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
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
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
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
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
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畧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
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杜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
警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
扼其要害屢用計畧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迩賊

不敢犯境百姓為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震驚始
為民患今則逃生由是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
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
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詢知又復遠遁撫捕
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
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
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
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 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
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偽
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

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
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
三千八百一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
指 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
公計八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
謀 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
木 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
避其鋒 啣齒厲聲以諭眾誓不與此賊俱生
既而 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
中八 孟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眾回望見火起

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咸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為經久計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 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官其子魯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鍾氏公五歲而孤與兄祖弟源極相友愛娶某氏繼某氏生子二人長即魯次然魯以公卒之某年某月歸葬鬱林之某原厥後 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立屋

公於鬱城如蘭溪云魯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為 國家所旌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劬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徂安父秦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

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為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為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顯死于閩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銘曰死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死義於承平世奮其一身為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掉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恃區區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策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

此心則不在是受之祿則死其事身雖漸盡心則孔熾以我之死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百歲為臣死忠於天無愧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明故前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寧伯李公神道碑

西夏李氏出自元魏唐李拓跋思恭以平黃巢功賜姓李氏世長西土歷宋兀至今以武功顯者代

不乏人其居西寧者曰尚哥元祁王府官子孫傳襲至管吉保為司馬司馬生南哥為西寧州同知國初內附授西寧衛管軍所鎮撫衛治城池皆所初置招撫西番八族有功陞衛鎮撫後累功進指揮僉事夫人王氏生子二人長即公也公諱英字士傑資稟英特體貌魁傑雖生武胄而雅好經術永樂初以父老嗣職歲辛卯

文廟親率六師出巡沙漠勦本雅失里於玄冥河敗阿魯台於廣漠戍公皆與焉還論功陞指揮同

奇 沙金地亂涼州永昌 詔公截捕公率偏師至擺通與賊遇力戰敗之獲人口駝馬牛羊十四萬有

賜 上賜手勅曰爾收捕叛賊克效勤勞特陞都指揮僉事乙未 駕復北征公率所部從以捕獲過當賜 勅獎諭仍有銀鈔鍍金銅佛之賜自是扈駕者再公夙負才畧有膽氣部下皆西邊精銳士故所當者無不破敗而所虜獲者比諸將恒多用是為

上所簡注而賜賚之典獨厚焉凱還陞都指揮同

知賜鈔三萬六千貫絲段三十二表裏銀二錠繡
春刀一事馬一匹羊三十羴洪熙改元安定曲朱
等處強寇害使臣掠賜物邊境騷動 詔公率番
漢兵勦之副將以下咸聽節制公即分據要害設
伏出奇直擣其巢穴虜安定王生擒男女千餘人
駝馬十有三萬邊境悉平捷至 賜勅褒嘉有曰
朕嗣位之初方任將帥以靖邊境使皆如爾盡心
何寇不滅何功不成雖古良將又何以過也遣禮
部主事楊鏞齎勅往勞之就以所得駝馬給賞士
卒仍趣入 觀冬十月公 陞見超陞右軍都督

府左都督宣德二年西番即兒加族擾邊公奉
命勦平之 朝廷最其前後功進勲推誠宣力武
臣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會寧伯食祿一千一
百石錫誥券俾子孫世襲賜第一區田百頃追贈
曾祖父某祖父吉祥父南哥皆會寧伯曾祖妣吳
祖妣某妣王皆夫人明年 制諭克總兵官潛陽
武侯修築宣府懷來沿邊城堡六年事竣還時親
屬有爭職者毆傷人詞逮公因坐免
英廟登極念公舊勲賜冠帶支祿米如故方將進
用不幸以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終于正寢歸葬西

寧享年六十配朶氏先公卒贈會寧伯夫人次劉氏夏氏以子貴封太夫人子男一口朶夏所出也今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女二長朶出適恭順侯吳瑾次劉出適某衛指揮吉祥孫男六人曰某曰瑜曰瑚曰珊曰瑾曰某夏氏故神武右衛千戶某之姪有懿德年若干婦公若干年公棄世時朶年甫十二家道益落太夫人惡笄䟽服常如初喪時無毫髮驕奢態所以教訓其子冀其成立以圖回先世之基業者無所不用其心憂幽艱險蓋備嘗之矣朶用能服其教誨克有成立以復其先人

勲業者太夫人之功也不幸以成化年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朶時掌右軍都督府事得請扶夫人柩西歸附公墓于西寧之祖塋念惟墓道之碑未立以予柔有一日之雅特以見屬若公者豈非一代雄傑之士乎遭際盛時屢建武功受知列聖以有爵土致

仁廟有古名將不過之褒亦可謂竒特不羣者矣家道不幸中微又得賢內助以佑道厥子亢厥宗以復其公侯之始是皆可尚也已銘曰

關西出將從古則然厥氣勁強質厚以堅烈烈

會寧挺生其間為國虎臣雄視河源當

文皇世有事于邊公於是時操戈以先掃穴犁庭
蕩滌腥膻大功告成

帝心注焉歷

仁暨

宣履著奇勳綸奇褒嘉謂古將及爵土是封誥券
是錫威聲振揚恩典洋溢中焉一毒咎匪已出
養高卧恬居然自適山川歛靈壽止六十歸塋
于西孰不洒泣名聞當世功紀太常公雖云逝
有所不亡有崇斯岡厥土燥剛有闕斯丘伉儷

並藏史臣刻銘播美揚芳百世之下耿耿有光

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尹公神道

碑銘

天祚人國家必生才以遺之然遺之以才必有所
受而生者以承天之意而育之教之俾其成才以
為國家之用是則受天以生才之人其有功於
天與國家為甚大是宜天錫之以福而

君報之以守命俾其享榮養於生前延榮名於生
後蓋非無故而徒得之者也若今 誥贈通議大
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尹公其一歟公之子曰直字

正言以甲戌禮部第二人 廷試第二甲進士選
入翰林為庶吉 擢編修陞侍讀尋進侍講學士
超拜禮部右侍郎改貳南京吏部一時文名籍甚
咸謂其有經國才非但摛文也推原所自是固
朝廷作養之功世德積累之效而公之所以鞠育
之教誨之以至於大有成就者良有以也公諱璨
字真童吉之泰和逢原里人也其先由河南徙安
成再徙泰和始祖絳宋進士 長簿三傳至純夫
以特奏名授宣教郎又三傳至善卿在元以入粟
義士者公高祖也留祖存仁祖元傳俱不仕考

子源別號岩泉永樂初預修 大典授福清河泊
官今贈吏部右侍郎妣陳贈淑人公自幼莊重於
兄弟中獨為父母所鍾愛考恒謂人曰昌吾家者
必此子也此長為邑中千夫長區處有方人悅而
事集為邑令佐所喜嘗與長兄俱為邑人所誣搆
都臺遣使徵就獄使者以公非正犯欲釋公公乃
懇求脫兄於是舍兄而獨逮公赴詔獄歷寒暑者
八備嘗艱苦而畧無毫髮對悔意事竟得原人以
為孝友所感公义出賴其配蕭淑人以勤儉持家
憂患之餘端而生事不落莫然僅足而已不求贏

餘見鄉人孜孜於利者輒笑曰胡不以其所以求利者求義邪及侍郎貴公來京師視之居二年南歸會同邑陳學士循為權姦所擄謫遠海子英挈家隨以南羣小利其有計掩捕之英匿公舟中有詐來搜檢者賴公折之以免同舟有歐陽生者病死公如禮殯斂之歸遺篋于其妻子封識宛然公居鄉仁厚為鄉鄰所信嘗有盜入其家為所獲公聞其負資而逃之卒也為言民又有盜公什器而分不均者其黨詣公首公拒之曰吾未嘗失器或謂公過厚曰彼所盜器多已毀聞於官得殘

其生吾不忍也鄰有仇公故僕發其柩置公屋後者僕子訟官捕繫之欲寘重法公乃為之解得從輕典公平生所為義舉多類此公晚年家居與羣從兄弟三人者俱耆年厚德蒼顏白髮出入容與望之者擬為尹氏四皓云又與鄉人老者數人月一過從宴嬉以為樂鄉人相謂曰此山林之耆英會也非公事足跡未嘗一涉縣庭達官有以事至邑者禮謁於公則一往報謝言未嘗及其私鄉人亦以是重之不幸以歲之丙申秋九月二十五日卒於逢原之里第侍郎聞訃乞歸終喪

上憫而許之且遣官諭祭乃命有司營塋故事大臣父母卒賜塋必曾受封者公未受三品封而得之蓋特恩云公生於洪武己卯至是卒得年七十有八其塋在卒之明年十一月墓在安潛坑之原公再受封初翰林編修文林郎進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前此邑人固有歿贈學士者生封者始自公卒之又三年復加贈以今官初娶蕭氏封孺人進宜人又贈淑人繼劉氏子男一即侍郎也文三長適蕭仲昇次適毛仲練季適陳仇孫男四長曾塋亡次達次達次通皆邑庠生女一適布政王用

之子紹曾孫男二萬齡萬壽女二公性孝友質稟慤厚心慈而語直表裏始終如一古所謂篤行君子蓋近之矣晚號遙菴蓋公惟生侍郎一子侍郎在童穉時俊爽異常兒公常指以示人曰吾有此兒萬事足矣昔人謂任遙生昉一不為少殆類是耶因以遙名名其菴與蕭淑人篤義教子既延名師于家塾復聚姻族子弟與之俱既長勉入邑庠所以為之奉師會友之費者不少吝惜及其登高第通朝籍歲時寄聲貽書未嘗不以盡忠報國為勉古人教子必以義方公蓋無愧焉是宜生

顯封卒蒙 異恩本其得於有生者雖不克以自
施及其禫於所生者則盡代為之施矣嗚呼盛哉
潛與侍郎君有斯文雅契故既為之紀述而又繫
之以銘銘曰

尹氏受姓防自吉甫自河南來居江西潯章江
湯湯下流為澄截彼逢原挹江之清逢原之居
尹族為鉅世令其德不大以著有列岩泉縉
中 秘書時游從多名世儒積厚而遠叢于其
嗣不克自施孫乃大肆肆其文章暨其事功為
國名卿為時宗工揆厥所元曰有所自厥自

何遙菴見...河流九曲瀰漫推尋其源
崙出焉...遠菴貫河之似為 國生才以承
天意我推其功以銘厥碑螭首龜趺中載以辭
佳城峩峩安潛之址考世德者尚徵茲已
易水王氏先塋碑

距易州城西若干里松栢鬱然森茂此易水王氏
塋域所在也王氏子憲選尚

恭仁康之景皇帝女固安郡主為宗人府儀賓賜

第居 京師憲奉

讀書國子監予以禮部侍

郎掌監事憲實受業門下承其父大尹君命謂先

世本涿鹿人自曾大父始家于易卒者列葬於斯
其高祖以上之宅兆莫可得而知矣及今不為之
表識紀述焉知後人不猶今日之視其高祖以上
者乎詣予求文將勒諸貞石樹諸墓道以示後世
子孫使不忘其所自按王出自姬姓周靈王子晉
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三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
家此王姓所由始也八世孫錯為魏將軍又七世
至翦為秦將生貴貴生離離二子曰元曰威元避
秦亂遷于郕郕是為臨沂派威仕漢為揚州刺史
元子孫世居臨沂而大原派世之王氏多

自茲二派出也故書姓望者著焉外此又有成父
賜姓之王魏後王假之王信陵卑子之王諸田媯
姓之王比干子孫之王匡姓避諱之王出於河南
為可類氏出於馮翊為鉗耳族出於營州本高句
麗出於安東本阿布思王姓所出非一故王氏布
在天下比他族姓最為蕃盛今所在聚落至十數
家必有一氏王者在焉涿鹿有王氏蓋不知其果
何所自出也無從考質矣姑據其所知者書之自
慶甫始慶甫讀書通大義鄉里稱善娶劉氏生三
子長某仲某季彥文彥文為實而勤朴能舉其家

政娶宋氏生子二伯曰璘仲曰傑璘生能生贊
溫賢贊子鉞氏不為州庠弟子員傑持守端謹娶
趙氏生子一儒尚義為鄉人所畏服一言出
口人信之如神卒年六十三娶張大郡人某
之女閨門雍穆生子三長政即大尹君也知池州
青陽縣事廉明剛果有時譽次敏納粟得承事郎
次歆早卒政娶某氏同邑某之女生子三長即憲
也次某次某憲子某嗚呼古之人塋必以族列以
昭穆後世泥於堪輿家之說於是乎葬必擇吉一
家之墓塋於數處者有矣北土平衍塋者雖以數